

脫榮麗公謀妻以耘鋤嚴光拂衣於帝庭啓

期三樂以達意梁鴻五噫以抒情尚子平之

持操車婦娶以長往許叔玄之守節遺伉儷
以遐征聽蘇門之采嘵若鳶鳳之和鳴見夏

統之長歌欸雲飛而雪零至於焦先瞿硎郭

文董京天機符於太素淵默會於真精寂爾
無門弟子長仲蔚確乎不拔有臺終管寧或
琴書以自娛或澹雅以無營此則同人者體

貌異人者神明抱不易之純粹含自然之孤

貞道取怡於閉放業故無於屯平曉物理之

尚簡知天道之慈盈彼鴻飛於寥廓奚弋者

之能繁故寵章焉得而見累悔吝何由而相

傾哉爾其陰德密庸玄功潛著不感其所毀

不欣其所譽爲無爲以成性事無事以澹慮

洞希夷之可察涉恍惚而斯據託松消以結

友忽駕景而飛去茲乃隱道其誰能測無何

山觀蒲輪於谷口希東帛於雲關非巖泉之

宗玄先生文集卷中

之可攀或因茲以幸達詎不蘊終身之厚顏

矣夫徼福之萌禍胎祈昌之結衰根故不韋

之識奇貨獻孕妻以密言呂公之辯龍顏謀

納女以永尊計克從而事捷排天路以騰翻

遠變生而殃撣招暨罰以鐘門霍氏之翼三

后謂伊周之復存何赫奕於當時亟殄蠻其

子孫鑿興亡之體勢實異代而同源已覆敗

於前車又傾摧於後轍秦肆坑儒之毒漢流

黨網之冤衆君子欲脩名顯著乃賜戚於瑩

魂仰天居之悠邈誰克叶於帝闈固知祥風

休於蓬草珍氣襲於華軒吾方將友汗漫師

玄元點生死同乾坤當愈幽愛之疾所以東

斯道而彌敷也先生之言旣畢公子拜首而

謝曰小子久耽淺近之常議幸沐精微之奧

論可謂滌除遺滓披拂重昏願澡雪其形神

以遊夫子之末藩而已矣

宗玄先生文集卷中

舊西

思還淳賦

伊太素之玄風迨羲軒而浸隱雖朴散以成

器暨唐虞而未泯淳化日以淪亡及殷周而

殆盡唯挺生之尼父貌澆漓而致憫乃脩詩

書制禮樂以救崩隕將驅未駕以旋轉玄元

適彼流沙遺道德於關尹信文約而義曠俾

浮競以返本固大運之推遷雖聖人亦不能

扶其顛墮五霸既沒七雄交馳爰至暴秦儒

殘道隳皇漢底定人懷輯熙孝文御宇所向

無爲刑法幾措歡心秉彝孝武好夫征伐亦

兼崇於典儀雖純懿未舉而文章載施元成

孺弱政教陵遲被蒼生息肩之日在世祖中興

之時何孝明之匪德爲秋夢之所眩創戎神

之祠宇遵恍惚之妄見始消消於溫觴終浩

汗以流羨歷三國而猶微更五胡而大建華

夏之禮廢邊荒之風扇冷氣悖以興人心

颯以傾變遂侮君親蔑尋憲髡跣貴簪裾賤

事竭恩以徼福劣含疑而懼譴上發跡於侯

王下無勞於獎勸尊鼎偏之金狄列崢嶸之

紫殿伐千畝之竹不足紀荒唐寓言傾九府之財焉能充悃欵誠願於是寶樹瓊軒凌雲照日鏗鐘窈窕不可談悉越章華之宏壯羅區宇而櫛比棟宇已來未有儕匹重貝葉訛謬輕先王典籍欽刑殘鄙夫宴廣廈精室使白屋終勞縉門永逸自國至家祈虛喪實虔而是者則紿之以嘉祥沮而非者則欺之以罪疚故中智已下助成其姦宄之術可謂至真隱大偽出所以孽黨奴徒此焉遊息儲不因耕衣不俟織誘施冒貨鯨吞蠶食若蛟螭之在木猶豺豹之附翼罔不假小善以外惑藏深邪而內賊豈止一時之封豕乃爲萬代累世萬靈物司姦以糺慝違執法以詳刑五非陽春不能使之剖泮當是時也太上有命帝合符三官同征乃命天將總天丁伐天鼓。帝合符三官同征乃命天將總天丁伐天鼓。

尋日揚天旌揮金鑼擲火鈴使烈缺激迅霆出昭曠入杳冥捕無影搜無聲獲祆師殲氛兵正太階掃攏擒盜遣祆於千載流惠澤於八紘出變化之機範離陰陽之動息知成我者神祇應感而冥贊山川爲之澄穆日月爲之炳煥自然朝思文明野冀負觀譬曾冰之堅積雲微萬靈物司姦以糺慝違執法以詳刑五非陽春不能使之剖泮當是時也太上有命帝合符三官同征乃命天將總天丁伐天鼓。帝合符三官同征乃命天將總天丁伐天鼓。

尋日揚天旌揮金鑼擲火鈴使烈缺激迅霆出昭曠入杳冥捕無影搜無聲獲祆師殲氛兵正太階掃攏擒盜遣祆於千載流惠澤於八紘出變化之機範離陰陽之動息知成我者神祇應感而冥贊山川爲之澄穆日月爲之炳煥自然朝思文明野冀負觀譬曾冰之堅積雲微萬靈物司姦以糺慝違執法以詳刑五非陽春不能使之剖泮當是時也太上有命帝合符三官同征乃命天將總天丁伐天鼓。帝合符三官同征乃命天將總天丁伐天鼓。

義保存歿之令名伊周功格于皇天孔墨道濟於生靈始崇崇於可久終寂寂而何成唯聞松喬之高流超乎世表以永貞意稟受之使然固脩鍊之所得奚稽疑以究理庶彷彿乎遺則斯乃御太易之祖先體虛和之宗極出變化之機範離陰陽之動息知成我者神則我者人神符性以契道人應情以喪真彼昭然而獨見乃蕭邈以殊倫故能積精微而顯著乘一氣以日新昔予感夫前脩良反俗於壯齒捐區中之末駕騁方外之逸軌收當世之所遺賤時人之所偉俯滄海以淵澹仰赤霄以聳峙人耽厚味與華飾吾不知其所美也於是遠塵境棲雲岑寥其形清其心方冀覩杳冥之狀聞虛寂之音真人居高以流惠正氣無遠而見尋鑒雙景之皎皎翼萬靈之森森瑩丹宮之神光漱玉池之靈液脩五緯以飛奔踏七元而縱歷陽晶眸以景萃陰淳渙而冰釋體因用而彌和心有存而轉寂味玄旨以永日諷靈篇以自怡雖天路之遼夐庶通感而可期何逆虜之干紀集兵戈於中土貶諸夏爲僞方務在乎噬儒吞道抑帝皇躡無徵於班馬理唯竊於老莊襄蠻陬爲

洗心賦

嘗甄道以謀已考往哲之所經資忠孝與仁

洛師畏巢焚以鳥逝聿投跡於江湄憂虞匪遑於事靜吾道於是乎中虧使清虛恬淡乘其致爲垢濁喧囂之所欺遂荏苒以忘逐將十年而迨茲惜流光之不駐鑒華髮以興悲嘵嗟進有馳車升丘之難退有轉規入谷之易勞塵務以汨沒皆近習之所致徇人情之所取必神道之我棄理無往而不復思挺然以釋累洿可以洗濁可以澄俾踈墮之情廢則精勤之思興代甘芳以淳淡易浮蕩以虛凝合抱生於毫末履霜至於堅冰孰謂希夷

旌之悠揚吾其整此宵駕持造化之系出存亡之表達四野之冥冥近三辰之皎皎涉虛寥之浩曠覺宇宙之卑湫龍鷗竦予升我於玄都流玉音於至寂散金光於太無星官後從雲將前驅使八威與六領還遺祆於天衢麾百魔以震伏總萬靈以遊娛十絕紛紛芳拂重霄而凌厲入閻闔之九關過太微而一憩倚華蓋而招真登紫庭而謁帝飲予以沆瀣樂予以玄鈞左盼夫鸞儀右瞻手結璘信○巍巍以蕩蕩肅肅而振振享謙斯微遼嬉未已泛馳河之廣流折蹇木之芳葉靈香靄而氣正戰復勝而神王庶斯道之有恒喜勿藥林從其風尚近宗仙經遠稟真匠機已忘而於無妄天造物者結虛而爲實致道者反麤而至精所以齊天地之悠遠叶日月之昭明哀衆人淪胥以徂謝吾方獨務於長生

而羽化惟九仙之奕奕降八景而來迓何寬旌之悠揚吾其整此宵駕持造化之系出存亡之表達四野之冥冥近三辰之皎皎涉虛寥之浩曠覺宇宙之卑湫龍鷗竦予升我於玄都流玉音於至寂散金光於太無星官後從雲將前驅使八威與六領還遺祆於天衢麾百魔以震伏總萬靈以遊娛十絕紛紛芳拂重霄而凌厲入閻闔之九關過太微而一憩倚華蓋而招真登紫庭而謁帝飲予以沆瀣樂予以玄鈞左盼夫鸞儀右瞻手結璘信○巍巍以蕩蕩肅肅而振振享謙斯微遼嬉未已泛馳河之廣流折蹇木之芳葉靈香靄而氣正戰復勝而神王庶斯道之有恒喜勿藥林從其風尚近宗仙經遠稟真匠機已忘而於無妄天造物者結虛而爲實致道者反麤而至精所以齊天地之悠遠叶日月之昭明哀衆人淪胥以徂謝吾方獨務於長生

廬山雲液泉賦

筠所居之東嶺其半側有泉洪纖如指冬夏清此則雲母滋液所致因名雲液之泉乃結宇其傍引於軒廡之下既飲既漱永饑不敷今茲夏季不雨至於十月江湖耗井澗涸此泉泠泠不減平昔懿其若是爰以作賦

○坤元孕氣潛暢成泉冠五行之首爲萬物之先爰有瀆流出此山側處蒙險而難知猶井渫之不食我搜靈祕載披載登見其地僻至潔源深有恒溫寒不爲之增乃考室以飲而樂在枕肱存侔玄玉之膏得乃靈華之液疾可蠲生可益引充狎疏唯意所適懸之則皎素壅之則澄碧晝浮光以悠揚夜含響而澌灑陰陽爲災水旱失節不雨炎夏暨于玄月汪汪洪波久已竭耿耿瀑布今亦絕挫江湖之浩蕩況澗谷之微劣斯泉秉彝毫纖無虧

登真賦

悟世促而道永知名踰而體親遂忘機而誠跡方鍊骨而清神道不孚欺予感通象罔天必我鑒兮保合元真陰淳浴而形超陽靈全

雖遠不慮患而近有所滋彼瀨霏於晴日豈不慙消消於此時夫醴泉無源而易涸丹澑乍見而難挹曷若平以爲鑒酌焉取給何以神山之漢帝臺之榮湧異域之表湛無人之鄉茲亦標奇於絕境真可謂靈而長也

玄猿賦并序

前者稱周穆王南征君子變爲猿鶴小人變爲蟲魚夫神用無方未必不爾筠自入廬嶽則覩斯玄猿嘉其雨昏則無聲景霽則長嘯不踐土石超遙於萬木之間春咀其英秋食其實不犯稼穡深棲遠處猶有君子之性異乎粗獷之倫且多難已來庶品凋敗麋鹿殫遺斯遺毗因於誅求此獨蕭然物莫能患豈不以託跡冥絕不才遠禍昔夫子歎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予因感之聊以作賦云耳

伊玄猿之所育于南國之層岑動不踐地居常在林每泛泛而無據亦熙熙而有心零嵐昏而共默風雨霽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暢羈客之涕霑襟何必聆解谷之管對雍門之琴哉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嶠弄遊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橫照連肱潤飲命侶煙噍或聚而閣樓或分而迦陵壽同靈鵠性合君子阻重巖之險非虎豹所履蔭交柯之密豈鵠鸕能視故逢蒙操弓憚高深而止鄧公折箭含惻隱而已何患累之罕臻不干物以利己詎若犧犧凌人以就戮猩猩甘酒而遇死夫時珍貂裘世寶孤白彼徒工於隱伏終見陷於機辟麝惶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小則翡翠殞於羽毛大則犀象殘於齒革孰能去有用之損取無用之益因棄置於常情永逍遙以自適無威刑相臨以族類相親食資之未施保巢居以淳淳匪虞氏之所及何狙公之能馴吾固知人爲萬物之貴又焉測元化之所大均乎

神仙可學論

洪範繫用五福其一曰壽延命至於期頤皇天猶以爲景福之最況神仙度世永無窮乎然則長生大慶無等倫以傳擬當代之人忽而不尚何哉嘗試論之中智已下逮于庶民

與飛走蜎蟓同其自生自死昧識所不及聞道則相與笑之中智已上爲名教所檢區區於三綱五常不暇聞道而若存若亡能挺然竦身而不使常情汨沒專以脩鍊爲務者千鶯舍惻隱而已何患累之罕臻不干物以利己詎若犧犧凌人以就戮猩猩甘酒而遇死夫時珍貂裘世寶孤白彼徒工於隱伏終見陷於機辟麝惶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小則翡翠殞於羽毛大則犀象殘於齒革孰能去有用之損取無用之益因棄置於常情永逍遙以自適無威刑相臨以族類相親食資之未施保巢居以淳淳匪虞氏之所及何狙公之能馴吾固知人爲萬物之貴又焉測元化之所大均乎

故舉俗罕爲其方悲夫昔桑矯問於消子曰自古有死復云有仙如之何消子曰兩有耳夫言兩有者爲理無不存理無不存則神仙可學也嵇公言神仙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精學所能致此未必盡其端矣有不因修學而致者稟受異氣也有必待學而後成者功業充也有學而不得者初勤中墮誠不終也三者各有其旨不可以一貫推之人生天地之中殊於衆類明矣感則應激則通所以耿恭援刀平陸泉湧李廣發矢伏石飲羽精誠在於斯須擊猶土石應若影響況丹龜久著真君豈不爲之潛運乎潛運則不死之階立致矣孰爲真君則太上也爲神明宗極獨在於寶寢之先高居紫微之上陰隲兆庶詩稱上帝臨汝書曰天監孔明福善禍淫不差毫

未而迷悞之子焉測其源日用不知背本向

末故遠於仙道有七焉近於仙道亦有七焉

當世之士未能窺妙門洞幽顯雷同以泯滅
爲真實生成爲假幻但所取者性所遺者形

甘之死地乃爲常理殊不知乾坤爲易之蘊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夫形氣者爲性之府形

氣敗則性無所存性無所存於我何有遠於

仙道一也

其次謂仙必有限竟歸倫墮之弊彼昏於智
察則信誣網詎知塊然之有起自寥然之無

積虛而生神神用而孕氣氣凝而漸著累著

而成形形立神居乃爲人矣故任其流遁則

死反其宗源則仙所以招真以鍊形形清則

合於氣舍道以鍊氣氣清則合於神體與道

冥謂之得道道固無極仙豈有窮乎舉世大

迷終於不悟遠於仙道二也

其次強以存亡爲一體謬以前識爲悟真形

體以敗散爲期營魄以更生爲用乃厭見有

之質謀將來之身安知入造化之洪爐任陰

陽之鼓鑄遊魂遷革別守他器神歸異族識

昧先形猶鳥化爲魚魚化爲鳥各從所適兩

不相通形變尚莫之知何況死而再造誠可哀者而人不哀遠於仙道三也

其次以軒冕爲得意功名爲不朽悅色耽聲豐衣厚味自謂封植爲長策貽後昆爲遠圖

焉知盛必衰高必危得榮盈必虧守此用爲深固置清虛於度外肯以恬智交養中和率性通真爲意乎遠於仙道四也

其次強盛之時爲情愛所役斑白之後有希生之心雖修學始萌而傷殘未補靡蠲積習

之性空務皮膚之好竊慕道之名乖契真之

實不除死籍未載玄籙歲月荏苒大期奄至

及將殂謝而怨咎神明遠於仙道五也

其次聞大丹可以羽化服食可以延齡遂汲汲於鍾火孜孜於草木財屢空於八石藥難

效於三關不知金液待訣於靈人芝英必滋於道氣莫究其本務之於末竟無所就謂古

人欺我遠於仙道六也

其次身棲道流心溺塵境動違科禁靜無修

習外招清靜之譽內蓄姦回之謀人乃可欺

神不可謂遠於仙道七也

若乃性耽玄虛情寡嗜好不知榮華之可貴非強力以自高不見淫僻之可欲非閑邪以

自貞體至仁含至靜超跡塵滓棲真物奉想道結襟以無爲爲事近於仙道一也

其次希高敦古勉意尚行知榮華爲浮寄忽之而不顧知聲色能伐性捐之而不取剪陰賊樹除德懲忿窒然齊毀譽處林嶺修清真

近於仙道二也

其次身居祿位之場心遊道德之鄉奉上以忠臨下以義於己薄於人厚仁慈恭和弘施

博愛外混器漏內含澄清潛行密修好生惡死近於仙道三也

其次彌縫華門樂貧甘賤抱經濟之器泛若無洞古今之學曠若虛齋之不從祿之不受

確乎以方外爲尚恬乎以攝生爲務近於仙道四也

其次稟明穎之姿懷秀拔之節奮忘機之旅

當銳巧之師所攻無敵一戰而勝然後靜以安身和以保神精以致真近於仙道五也

其次追悔既往洗心自新雖失之於壯齒冀收之於晚節以功補過過落而功全以正易邪邪忘而正在轍軒不能移其操謹詳不能亂其性惟精惟微稍以誠著近於仙道六也其次至忠至孝至貞至廉按真誥之言不待修學而自得比干剖心而不死惠風溺水而復生伯夷叔齊曾參孝己人見其沒道之使存如此之流咸入仙格謂之隱宗潛化死而不亡此例自然近於仙道七也放彼七遠取此七近謂之拔脂區出漏塗碎禡車登福與始可與涉神仙之津矣於是識元命之所在知正氣之所由虛疑澹泊怡其性吐故納新和其神高虛保定之良藥匡補之使表裏兼濟形神俱超雖未昇騰吾必謂之揮翼於丹霄之上矣夫道無爲無形有情有信故曰人能思道道亦思人道不負人負於道淵哉言乎世情謂道體玄虛則貴無而賤有人資器質則取有而遺無庸知有自無而生無因有而明有無混同然後爲至故空寂玄寥大道無象之象也兩儀三辰大道有象之象也

若但以虛極爲妙不應以吐納元氣流陰陽生天地運日月也故有以無爲用無以有爲實是以覆載長存真聖不滅故爲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所以見宇宙之廣萬物之殷爲吾存也若煙散灰滅何異於天傾地淪彼徒昭昭非我所有故曰死者天人之荼毒孰能點彼荼毒拂衣絕塵獨與道隣道豈遠乎將斯至矣夫至虛韞妙待感而靈猶含石含響待擊而鳴故豁方寸以契虛虛則靜憑至靜以積感感則通通則宇宙泰定天光發明形性相資未始有極且人之稟形模範天地五藏六府百關四肢皆神明所居各有主守存之則有廢之則無有則生無則死故去其死取其生若乃諷太帝之金書研洞真之玉章集帝一於絳宮列三元於紫房吸二曜之華景登七元之靈綱道備功全則不必琅玕大還而高舉矣此皆自凡而爲仙自仙而爲真真與道合謂之神人神人能存能亡能晦能光出化機之表入太漠之鄉無心而玄鑒無翼而翬翔嬉明霞之館宴羽景之堂歡齊浩劫

而無疆壽同太虛而不可量此道布在金簡安可輕宣其密奧哉好學之士宜啓玉檢以探其秘焉又儒墨所宗忠孝慈愛仙家所尚則慶及王侯福薦祖考祚流子孫其三者孰爲大於戲古初不得而詳羲軒已來廣成赤松令威安期等之徒何代不有遠則載於竹帛近則接於見聞古今得者皎皎如彼神仙可學炳炳如此凡百君子胡不勉之哉

心目論

人之所生者神所託者形方寸之中實曰靈府靜則神生而形和躁則神勞而形斃深根寧極可以修其性情哉然動神者心亂心者目失真離本莫其於茲故假心目而發論庶幾於遺滯清神而已且曰心希無爲而目亂之乃讓目曰予無忘情而隱逸率性而希夷偃平太和之守行乎四達之達出乎生死之域入乎神明之極乘混沌以遐迹與汗漫而無際何爲吾方止若且視吾方清若且管覽萬象以汨予之正悅美色以淪予之精底我邈邈於無見熙熙於流眄搖蕩於春臺悲涼

於秋甸凝燕壤以情竦望吳門而髮變暗楚
國以永懷俯齊郊而泣戀繫庶念之爲感皆
才眸之所眩雖身耽美飾口欲厚味耳歡好
音鼻悅芳氣動予之甚皆爾之謂故爲我之
尤職爾之由非爾之懃而誰之仇乎目乃忿
然而應之曰子不聞一人御域九有承式理
由上正亂非下忒故堯俗可封桀衆可殛彼
殊方而異類猶咸順乎帝則統形之主心爲
靈府逆則予捨順則予取嘉祥以之招悔否
以之聚故君人者制理於未亂存道者克念
於未散安有四海分崩而後伐叛五情播越
而能貞觀者乎曷不息爾之機全爾之微而
乃辨之以物我照之以是非欣其榮感其辱
暢於有餘悲於不足風舉雲逝星奔電倏紛
論鼓舞以激所欲既汨其真而混其神乘天
第十四 心而悖天均焉得不溺於造物之景迷於自
然之津哉故俾予于役應爾之適既嬰斯垢
反以我爲咎嗟乎嗟乎何弊之有心乃愀然
久焉復謂目曰顧予與爾誰明其旨何隱見
之隔而玄同若此旣庶物之爲患今將擇其

所履相與超塵煩之強陟清寂之鄉餐露氣
吸晨光咀瑤華漱瓊漿斯將期靈化於羽翼
出雲霞而翱翔上昇三清下絕八荒託松喬
以結友偕天地以爲常何毀譽之能及何取
捨之足忘諒予圖之若茲其告爾以否誠目
曰近之矣猶未爲至若然者所謂欲靜而躁
隨辭埃而淳襲闇平反本之用方邈然而獨
立夫希夷之體也卷之無內舒之無外寥廓
無涯杳冥無對獨捐茲而取彼故得小而還
大忘息陰以滅影亦何逃於利害伊虛室之
椿爲一朝予心於是釋然於衆慮凝澹於猶
豫澄之而徐清用之而不遽致謝於目曰幸
我以善道弘我以至言覺我以大夢啓我以
重玄昇我以真階納我以妙門縱我於廣漠
之野導我於無窮之源旣匪群而匪獨亦奚
生白方道德之所載絕人謀於未兆乃天理
之自會故玄元挫銳以觀妙文宣廢心而用
形軒帝得之於因象廣成契之於杳冥顏回
坐忘以大通莊生相天而能精歷衆聖以稽
德非智謀之是營蓋水息濶而映微塵不止
第十五 而鑒明未違世以高舉亦方寸之所寧故能
靜而奚誼協至樂之恒道抱真精而永存遠
之而無遠深之而又深通乎造化之祖達乎
乾坤之心使我空欲視於目盲之外塞將見
於玄黃之林觀有而如見空寂聞韶而若聽
谷音與自然而作倡將無欲以爲朋免驅馳
於帝主保後天之所能空欲於未兆解紛於
未擾忘天壤之爲大忽秋毫之爲小處寂寞
密冥始終而誰異與萬物其爲一因而靡得
是以固失誠踵武於坦塗可常保於元吉若
棄中而務表乃微往而不窒其故何哉水積

而龍蟠林豐而獸居神棲於空洞道集於玄
虛苟不剗其所有焉得契其所無非夫忘形
靜寂撻鏡瀟玄關自朗幽鍵已開曷可度
於無累焉不然安得爲八景昇九霄覩金闕
之煌煌步紫庭之寥寥同浩劫之罔極以萬
椿爲一朝予心於是釋然於衆慮凝澹於猶
豫澄之而徐清用之而不遽致謝於目曰幸
我以善道弘我以至言覺我以大夢啓我以
重玄昇我以真階納我以妙門縱我於廣漠
之野導我於無窮之源旣匪群而匪獨亦奚
生白方道德之所載絕人謀於未兆乃天理
之自會故玄元挫銳以觀妙文宣廢心而用
形軒帝得之於因象廣成契之於杳冥顏回
坐忘以大通莊生相天而能精歷衆聖以稽
德非智謀之是營蓋水息濶而映微塵不止
第十六 而鑒明未違世以高舉亦方寸之所寧故能
靜而奚誼協至樂之恒道抱真精而永存遠
之而無遠深之而又深通乎造化之祖達乎
乾坤之心使我空欲視於目盲之外塞將見
於玄黃之林觀有而如見空寂聞韶而若聽
谷音與自然而作倡將無欲以爲朋免驅馳
於帝主保後天之所能空欲於未兆解紛於
未擾忘天壤之爲大忽秋毫之爲小處寂寞
密冥始終而誰異與萬物其爲一因而靡得
是以固失誠踵武於坦塗可常保於元吉若
棄中而務表乃微往而不窒其故何哉水積

形神可固論 幷序

余常思大道之要玄妙之機莫不歸於虛無者矣虛無者莫不歸於自然矣自然者則不知然而然矣是以自然生虛無虛無生大道大道生氣氣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萬物剖氣氣一炁而生矣故天得一自然清地得一自然寧長而久也人得一炁何不與天地齊壽而致喪亡何也爲嗜慾之機所速也故玄和經云人絕十二多抱宗元一可得長生又玉京山經云常念養元精鍊液固形質胎息靜百關寥寥究三便泥丸洞明景遂成金華仙此可與天地齊壽日月齊明矣其門大開無人解入宜不哀哉余雖不才輒敢爲論見此碌碌之徒區區之輩在道門者不知有守道服炁養形守神金丹之術或國之重臣匡佐社稷在於儒典縕位彌高不知有攝養之術易形之道反精之規却補之妙多見使形體枯槁不終其壽實可傷哉余今輒論先賢之故事列以五章才不足比之爲文詞不足謗之爲議略述大體是非之道今守道

者取虛無自然正真之一服炁者知兩半之前胎息之妙綿綿若存爾淘去三尸日滿上昇玄中之至合丹藥者鍊鉛取金化石爲木

前胎息之妙綿綿若存爾淘去三尸日滿上昇玄中之至合丹藥者鍊鉛取金化石爲木

黃芽河車神室殼矣制伏水銀而爲金丹刀圭入口天地齊年悟則明矣遂爲詞繫唯後

說苑曰山之高雲雨起水之深魚鼈歸人守道福自至

學者審而消息萬不失一庶品同修感而不應得之者閑允尋之者靜思何慮節符不契

夫元炁之術上古已來文墨不載須得志人歃血立盟方傳口訣只如上清禁訣玉函隱書百家諸子詰傳詞文乃至老君祕旨内外

黃庭灼然不顯不露五千真文略述只言玄牝門謂天地根似顯枝葉本蒂深密每尋諸家炁術及見服炁之人不逾十年五年身已亡矣余生好道術志在元和每見道流皆問無事千說萬別互有多般或食從子至午或飲五牙之津或吐故納新仰眠伸足或餐日月或閉所通又加絕粒以此尋之死而最疾

何者爲攻內受外故速死也抱朴子曰兩半月同升合成一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爾牢持之謹勿失子若得之萬事畢是以炁之爲功如人之量器如水之運流堤壩則水下流矣閉通則炁不居矣但莫止出入

損而少益多失而少得益之得之至真之士

自然之息胎鍊精神固其太和含其大道若也益者益形得者窈冥得此窈冥感通神明說苑曰山之高雲雨起水之深魚鼈歸人守道福自至

明胎息則曉元炁。胎息與元炁同也。德經曰：可以却走馬以糞如嬰兒之未孩。故龜甲經云：我命在我不在天，不在天者謂知元炁也。人與天地各分一炁。天地長存人多夭逝。何也？謂役炁也。炁者神也。人者神之車也。神之室也。神之主人也。主人安靜神則居之。躁動神則去之。神去則身死者矣。

養形

夫人未有其兆，則天地清寧。剖道之一炁，承父母餘孕，因虛而生，立有身也。有一附之有神，居之有炁，存之此三者，遞相成可齊天地。

○守神

常思養之，自以色聲香味以快其情，以惑其志，以亂其心。此三者敗身逆道，亡形沉骨喪身之所由生者也。

夫人生成分一炁，而爲身稟一國之象。有炁之壽，共日月而齊明。何者？爲修身慎行，助育元炁。胎息藏府，存神想思，含虛守無宗皇之一西昇經。曰：知一萬事，舉則神形也。抱朴子曰：人不知養生焉能有爲生人？不會夜行焉知有夜行故？知養神脩身者壽老，棄神愛慾者中夭也。莫逆理而爲事，敗長久之佳珍。陰陽之道，以有此身。身含形神全，一心動則形移，道不可縱縱之必亡。神不可辱辱之必傷。傷者無返期，朽者無生理。但能止嗜慾戒一陰一陽，天地之道，男不可無婦，女不可無。

○夫男女陰陽皆合大道，不節則失理，亡形況骸。且據老君松旨，內外黃庭上清禁訣，玉函隱書黃帝赤文沖和子真訣，灼然有陰陽之能運之況？人受道炁，則割得神分得一。有此形骸而不能守養之，但擬取餘長之財，設齋鑄佛行道，吟詠折檣鬼神，以固形骸，還同止拂加薪緝紗，爲縷，豈有得之者乎？形之與神，常思養之，自以色聲香味以快其情，以惑其志，以亂其心。此三者敗身逆道，亡形沉骨喪身之所由生者也。

○春四合，五合道，自融吸精吐炁微，將通裹裹靈柯，不復空時時玉壘補前功。補之之道，將如何玄牝之門，通且和泝流，百脈填血腦，夫妻俱仙。此其道，欲求長生壽無極，陰戶閑時別消息。又按太陽子谷陰女曰：我行青龍，與白虎，彼行朱雀，及騰蛇，東九西七，南三北五。中居一反精採炁，而補我身虛入寶出甄。我藏府即可壽無涯矣。陰符經曰：經冬之草覆之，不死露之見傷火，生於木禍，發必耗精，生於身精竭而死。人之炁與精神易濁而難清，易闇而難明知之修鍊，實得長生，豈不見鯨魚失水，被蠻蟻之所食？人不守神，被蟲蛆之所瀆，得道者魚常游於澤，則不涸。人若常固於炁，則不死矣。人皆好長生，而不知有益精易形人，皆畏其死，而不知有守神固炁能依。

此者子無喪父之憂弟無哭兄之患則不可
握無形之風捕無見之物天年之壽自然而
留矣

金丹

金丹大藥文字縱載互有隱顯看文不如口

訣口訣不如眼見眼見不如手傳然修身未

合其真且須宗玄一炁其藥也金土配乾坤

龍虎生骨髓魂魄爲夫婦龜蛇二女子午神

本四位三炁還守二法象得成龍姹女因留

止爲得鉛中金兼得石中水節序奉行日月

合執賢者待行道北方水金是赫然還丹成

玄黃煥爛燐絕焜煌輝耀日月五星不足比

其光澤也生陰長陽變化無倫翹翔碧落縱

曠玄漠飄飄大素歸虛及真體造化之所成

以刀圭入口共天地齊壽可與雞犬同飛室

宅拔上謂之靈聖真人感應也

遊仙詩

二十四首

啓冊觀往載搖懷考今情終古已寂寂舉世
何嘗悟彼九仙妙超然全至精凝神契沖
玄化服凌太清心同宇宙廣體合雲霞輕祥

風吹羽蓋慶宵拂霓旌龍駕朝紫微後天保
常名豈知寰中士軒冕於暫榮

晨登羊仞嶺俯瞰四人居原野間城邑山河

分里間眇彼埃塵中爭奔聲利途百齡寵辱

盡萬事皆爲虛自昔無成功安能與爾俱將

期駕雲景超跡昇天衢

鸞鳳棲瑤林鵬鷟集平楚飲啄永殊好翔翔

終異所吾方遺誼翼立節慕高舉解茲區中

戀結彼霄外侶誰謂天路遐感通自無阻

愍俗從遷謝尋仙去淪沒三元有真人與我

生道骨凌晨吸丹景入夜飲黃月百闌彌調

暢方寸益清越棲神合虛無洞覽周恍惚不

覺隨玉皇焚香詣金闕

西龜初定籙東華已校名三官無遺譴七祖

昇雲躰體妙塵累隔心微玄化并一朝出天

地億載猶童嬰使我齊浩劫蕭蕭宴玉清

信有微疇昔希道念而今果天矜豈非陰功

著乃驗白日昇焉用過洞府吾其越朱陵

骨鍊體彌清鑒明塵已絕恬夷宇宙泰煥朗

天光徹羽服參煙霄童顏皎冰雪隱符千魔
駭鳴玉萬帝悅遂使區宇中秋氣永淪滅

高真誠寥邈適合不我遺孰謂姑射遠人神

可同嬉結駕從之遊飄飄出天陸不理人自

化神凝物無疵因知至精感足以和四時

碧海廣無際三山高不極金臺羅中天羽客

恣遊息霞液朝可飲虹芝晚堪食嘯歌自忘

心騰舉寧假翼保壽同三光安能紀千億

將過太帝宮蹕詣扶桑處真童已相迓爲我

清宿霧海若寧洪濤羲和止奔馳五雲結層

閣八景動飛輿青霞正可挹丹楨時一遇留

我宴玉堂歸軒不令遠

欲超洞陽界試鑒丹極表赤帝躍火龍炎官

控朱鳥導我昇絳府長軀出天杪陽靈正赫

暉四達何皎皎爲爾流凱風羣生可無天

予因詣金母飛蓋超西極遂入素天中停輪

太漢側若華拂流景不使白日匿傾曠復亭

午六合無暝色道化隨感違此理誰能測

朝遡弱水北夕憩鐘山頂頽頃清玄宮禹強

補幽境燭龍發神曜陰野彌燒炳導達三氣

和驅除六天靜玉樓互相暉煙客何秀穎一
舉流霞津千年在俄頃
揚蓋造辰極乘煙遊閬風上元降玉闈王母
開琳宮天人何濟濟高會碧堂中列侍奏雲
歌真音滿太空千年紫柰熟四劫靈瓜豐斯
樂異荒謙陶陶殊未終

整駕辭五嶽排煙凌九霄紛然太虛中羽旆
更相招且盼蓬壺近誰言峴閣遙悠悠竟安
適仰赴三天朝
九龍何蜿蜿載我昇雲綱臨睨懷舊國風塵
混蒼茫依依遠人寰去去邇帝鄉上超星辰
紀下視日月光倏已過太微天居煥煌煌
停驛太儀側整服金闕前肅肅承上帝鏘鏘
會羣仙鴻爐發靈音廣廡張鈞天玉體洽中
座霞高充四筵良期無終極俛仰移晷年
峻朗妙門闢澄微真鑒通瓊林九霞上金闕
三天中飛虬躍慶雲翔鶴搏靈風鬱彼玉京
會仙期六合同

予升至陽原欲憇明霞館飄飄瓊輶舉蹕蹕
金景散結虛成萬有萬妙咸可覩玉山鬱嵯

峨琅海杳無岸暫賞過千椿遐齡誰復筭
招勢紫陽友合宴玉清臺排景羽衣振浮空
雲駕來靈幡七曜動瓊障九光開鳳舞龍璈
奏虬軒殊未迴
高昇紫極上宴此玄都岑玉藥散奇香瓊柯
流雅音靈風生太漠習習吹人襟十二四體渾希夷

廣神凝空洞深蕭然宇宙外自得乾坤心
予招三清友邇出九天上撓桃絕漠中差池
遙相望太空含常明八外無隱障鸞鳳有逸
翮冷然恣飄颻寥寥唯玄虛至樂在神王

十二五

纖身太霞上眇眇虛中浮八威先啓行五老。

同我遊靈景何灼灼祥風正寥寥簫歌振長

空迷響清且柔遨嬉無近賞顧盼皆真儔不

疾而自速萬天俄已周

返視太初先與道冥至一空洞凝真精乃爲

○與正真友飄飄從遨嬉

稟化凝正氣鍊形爲真仙忘心符元宗逐本

叶自然帝一集絳官流光出丹玄無莫與桃

君朗詠長生篇六府煥明霞百闌羅紫煙飈

車流零廓靡靡乘景遷不覺雲路遠斯須遊

○萬天

扶桑誕初景羽蓋凌晨霞條欵造西城嬉遊

金母家碧津湛洪源爍爍敷荷花煌煌青琳

宮粲粲列玉華真氣溢絳府自然思無邪備

矜區中士天濶良可嗟

電隱曜光白日玄接忘玄深無得固無失

步虛詞十首

衆仙仰靈範肅駕朝神宗金景相照曜逶迤

昇太空七玄已高飛火鍊生朱宮餘慶遠天

壤平和王道融入威清遊氣十絕舞祥風使
我躋陽原其來自陰功逍遙太霞上真鑒靡
招勢紫陽友合宴玉清臺排景羽衣振浮空
猶可見玉闈標敞朗瓊林鬱葱情自非挺金
通

逸轡

登紫清乘光邁奔電閑風隔三天俯視

猶可見玉闈標敞朗瓊林鬱葱情自非挺金

通

○

○

○

○

○

○

○

○

○

○

瓊臺劫爲仞孤映大羅表常有三素雲凝光

自飛繞羽景泛明霞升降何縹渺感吐雅
音棲翔絳林標玉虛無晝夜靈景何皎皎一
觀太上京方知衆天小

灼灼青華林靈風振瓊柯三元無冬春一氣

天流鈴威百魔懸慶不極誰謂捲齡多
高清無侈靡遇物生華光至樂非簫歌玉音
自玲琅或聲明真臺宴此羽景堂杳零結寶

○
爰從太微上肆觀虛皇尊騰我八景輿威達。
入天門既登玉宸庭肅肅仰紫軒敢問龍漢
未如何開乾坤怡然輟雲璈告我希微言幸
聞至精理方見造化源

二氣播萬有化機無停輪而我操其端乃能

出陶鈞寥寥升太漠所遇皆清真澄空含元
和氣同自相親絳樹結丹實紫霞流碧津願
以保童嬰永用超形神

建葉懷古

炎精既失御宇內爲三分吳王霸荆越建都

長江演爰資股肱力以靜淮海民魏后欲濟

師臨流遠旋軍豈惟限天塹所忌在有人惜哉歸命侯淫虐敗前勲衡璧入洛陽委躬爲晉臣無何覆宗社爲爾禽悲辛俄及永嘉末

中原塞胡塵五馬浮渡江一龍躍天津此時

成大業實賴賢播紳闢土雖未遠規模亦振

振謝公佐王室仗節掃僞秦誰爲吳兵屢用之在有倫莊并守齊宋斯須變渠陳綿歷已

六代興亡互紛綸在德不在險成敗良有因高壇復干隍廣殿摧于榛王風久泯滅勝氣

○

猶氤氳皇家一區域玄化通無垠常言宇宙
春忽遘雲雷屯極目梁宋郊茫茫晦妖氛宅
得倚天劖斷茲橫海鱗徘徊江山暮感激爲誰申

經羊角哀墓作

○

舟中遇柳伯存歸潛山因有此贈
抵召出江國路傍旌古墳伯桃葬角哀墓近
荆將軍神道不相得稱兵解其紛幽明信難
在扁舟自擊道已存一笑遂忘言況觀絕交
書兼觀箴隱文

見君浩然心視世如浮雲君歸潛山曲我復
廬山中形間心不隔誰能嗟異同他日或相
訪無辭馭冷風

○
舟中夜行

榜人識江路挂席從宵征莫辨洲渚狀但聞

登北固山望海

此山鎮京口迥出滄海涓躋覽何所見茫茫
朝夕池雲生蓬萊島日上扶桑枝萬里混一
色焉能分兩儀顧言策煙駕縹渺尋安期揮
手謝人境吾將從此辭

○
過天門山懷友人

舉帆遇風勁逸勢如飛奔縹渺凌煙波崩騰
走川原兩山夾滄江豁爾開天門須臾輕舟
遠想象孤嶼存歸路日已近怡然慰心魂所
經多奇趣待與吾友論一日如三秋相思意
○
彌敦

車適南土忠孝兩不睽廬嶽鎮江介於焉懷

林棲入門披綠服出谷杖紅藜隱令舊閭里

而今復成躋鄭公解簪絞華萼曜松谿賢哉

苟徵君滅跡爲園畦顧已誠非薄忝茲忘答
蹄相歡對綠樽逸思凌丹梯道泰我長往時

清君勿逐王孫且無歸芳草正萋萋

事清君勿逐王孫且無歸芳草正萋萋

聖人重周濟明道欲救時孔席不暖墨突
何嘗繼興言振頽網將以有所維君臣竟滌
感風俗日凋衰三代業遽墮七雄遂交馳庶
物墜塗炭區中若棼絲秦皇燎儒術方冊靡
子遺大漢立五葉斯文復崇推乃驗經籍道
與世同屯夷施張固天意設教安能持

興亡道之運否泰理所全奈何淳古風既往
不復旋三皇已散朴五帝初尚賢王業與霸
功浮僞日以宣忠誠及狙詐毅混安可甄餘
智入九霄守愚淪重泉永憊巢居時感涕徒
泣然

棟宇代巢穴其來自三皇跡生固爲累經始

增百王瑤臺既滅夏瓊室復墮湯覆車世不

悟秦民興阿房纏踵迷反正漢家策建章力

役弊萬人瓊奇殫八方徇志仍未極促齡已

云亡侈靡竟何在荆榛生廟堂

閑居覽前載惻彼商與秦所殘必忠良所寶

皆兇嚚耽諛方自聖不悟禍滅身箕子作周

宗玄先生文集卷下

覽古詩十四首

專五

風波驚陰雲正飄颻落月無光晶豈不畏艱
險所憑在忠誠何時達遙夜佇見初日明

晚到湖口見廬山作呈諸故人

夜舟達湖口漸近廬山側高高標橫天隱隱
何峻極石鏡落晨暉鱸煙凝寒色旅泊將休
暇歸心已躋陟虛名久爲累使我辭逸城良
願道不違幽襟果茲得故人在雲嶠乃復同
宴息鴻飛入青冥虞氏罷矰弋

苦春霖作

應龍遠南方霪雨備江干脩望失平陸仰瞻
隱崇巒陰風斂暄氣殘月淒已寒時鳥戢好
音衆芳亦微殘萬流注江湖日夜增波濶數
君曠不接悄悄無與徹對酒聊自娛援琴爲
誰彈彈爲愁霖引曲罷仍未歎此歎因感物
誰能識其端寫懷寄同心詞極意未彈

酬葉縣劉明府避地廬山言懷詒鄭

錄事昆季苟尊師兼見贈之

明哲良罕遇遇君輒思齊挺生著天爵自可
折人珪河洛初沸騰方期掃虹霓時命竟未
合安能親鼓鼙從此罷飛鳬投篋辭割雞驅